

痛斥阿哈買提江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卅三

南山口繳自衛隊械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四日上午十時，筆者在哈密中蘇機場，把哈密第四鄉長沙以提送上中蘇航空飛機飛往伊犁，算是把哈密南山口殺人越貨事件的元兇驅逐出境，了却震驚東疆的叛亂事件。回頭就趕到哈密縣政府，參加民選縣長就職典禮。

新任縣長白錫爾王，爲了就任典禮隆重起見，特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堯樂博士、牙合甫伯克（堯道宏先生）、縣參議會李瑞議長、地方法院王作賓院長、商會田種卿會長、各民族文化會理事長以及筆者卅餘人，爲觀禮佳賓。此項典禮由專署李朝星專員主持，先辦理新舊任縣長交接手續，繼主持新任縣長宣誓典禮。白錫爾王一向講究排場，於完成就職典禮後，在縣府禮堂席開三桌，宴請觀禮佳賓。

席間首由年齡最長，官位最高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堯樂博士致賀詞，他說：

「白錫爾親王今天接任哈密縣長，猶如恢復往昔回王職位。不過二者之間，則大不相同。過

去當回王，在萬民之上，萬民爲回王服務。於今出任縣長，反而處在縣民之下，時時要爲民造福社，事事要爲民除禍害，才是一位好縣長。哈密當前的要事，南山口殺人越貨事件的元兇雖已驅逐出境，但惹禍的武器槍彈，還留在第四鄉，仍有惹禍生事的條件存在，必須設法收回，才是有效辦法。親王今天就任了縣長，就要劍及履及，明天就派人將該鄉自衛隊所有槍彈，全數收歸縣政府備用，才是首要之務。」

堯樂博士在哈密回王府服官二十年，由五品巴扎爾伯克起，直到二品大都統止。尤且又當過哈（密）鎮（西）警備司令兼哈密縣長多年，對於地方治安向極重視，於今向白縣長的賀詞，可說都是堯老經驗之談。爲了指導白錫爾親王成爲一位有作爲的好縣長，才出此言。

堯老語畢，李朝星專員接著說：「今天下午白縣長就指派專人，明天就前往天山二道溝第四鄉自衛隊去收槍好了！」

白錫爾只會坐而言當親王，不會起而行作縣長，一聽此言，接下就說：「收槍一事，茲事體大，本人甫行就任，對縣府有否如此有力幹員，

還不大清楚，也沒有把握。在我想來，若由堯中委出面主持，定可水到渠成。當然本人還不敢驚動您老，只希望由二公子牙合甫伯克（堯道宏先生）率領縣府人員前往二道溝去收繳槍枝，定可如願以償！」

李朝星專員一聽白縣長的話頗合實情，爲了地方治安計，就敦請堯氏說：「就請二公子堯道宏兄辛苦一趟好了！」

接著又指着筆者說：「再請李局長派警前往協助辦理，就無問題了！」

筆者奉命以後，認爲收繳槍枝一事，應與駐軍四十五師合作，才可迅收實效，乃立即回稱：「據我所知，師部已派定軍車一部，近日要到二道溝去收回兩車軍糧，若軍政雙方能同時前去二道溝，既省時又省力，就可利用師部軍車，去時運人，同時運槍，可達成任務，兩全其美。今天中午新縣長準備妥當，也應邀請田副師長前來參加，表示對駐軍之歡迎。我的提議是否適當，敬請李專員與白縣長決定。」

李朝星專員是軍人出身，作事的原則，就是劍及履及，一聽我的提議非常合情而有效，立即

回答說：「由我代邀田子梅將軍，來縣府參加歡宴好了！」話說畢，就以電話與田副師長取得聯絡。田子梅旋即來到縣府參加慶宴，席間決定於翌日（十一月五日），由堯道宏先生率領軍政警人員乘師部專車，趕到二道溝第四鄉公所去收繳自衛隊的槍枝。一因堯氏父子在哈密地方聲望特高，二因白錫爾親王出任了縣長，三因自衛隊羣龍無首，誰也不敢拒繳，因此半天之內，就順利把四十枝槍彈全數收繳。因有軍車可乘，當日就返回縣府銷案。所謂哈密山口殺人越貨暴亂事件，才算徹底解決。

堯樂博士作獅子吼

就在新疆全省十區八十一縣市，緊鑼密鼓進行民選縣長之際，國民政府也因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復員工作大致就緒，頒佈了行憲日期。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首都南京召開制憲國大會議。各省市的制憲代表紛紛於十五日前，前往籌備會報到。新疆當不例外，也由省府甄選了四十位國大代表，定於是月十日清晨，由迪化乘坐兩架專機，飛赴首都開會。省府秘書長劉孟純，深知省主席張治中好擺官架子，每到一處都得有盛大的迎送場面，才能顯示威風。乃於十日清晨，以長途電話通知哈密李朗星專員，指說張主席要親率新疆制憲國代赴京，將於十時路經哈密，張主席要利用短暫時間，對哈密各機關首長訓話，希早作準備，以免冷場。

李朗星專員接到劉秘書長的電話以後，即時以電話通知哈密各機關首長，務必於上午九時半

前，趕到機場報到集合。對筆者的通知電話，另附加兩項任務：其一、負起機場安全任務，不得有任何差錯；其二、安排張主席對各機關首長訓話隊形。筆者奉命以後，乃於九時半親率區警局郭振中督察長及多位便衣刑警，趕赴機場佈陣。首先探知停機坪號，然後將各機關迎送人員，以一字長蛇陣，排列於停機坪與貴賓室之間。先預演歡迎場面，繼佈置聽訓陣形，就是將長蛇陣首尾，各折九十度，變成U字形就成了。時近十時，李朗星專員偕同卸任縣長陳守平、新任縣長白錫爾乘車趕到機場，我請他們三位橫排在隊伍前頭。這時兩架專機已飛臨機場，就在飛機盤旋機場上空準備降落之時，時任國民黨中委被遴選為黨方新籍制憲國代的堯樂博士，偕其二公子牙合甫伯克也乘專車趕到機場。堯氏之所以趕到機場，一為盡地主之誼歡迎張主席；二為順搭此兩專機趕赴南京出席會議。因為堯老來得最遲，我就請他排在歡迎長龍的龍頭。

兩架專機在預定的停機坪停妥，俟機門打開後，歡迎長龍首先發出熱烈的掌聲，表示歡迎。不意第一位走出機門的並非省主席張治中，竟是副主席阿哈買提江，緊跟着是副秘書長阿巴索夫。其他三十多位代表，因飛機加油後就起飛，大都沒有下機。當龍頭的堯老一看沒有張主席，大失所望，當即決定不附二阿驢尾，來搭兩架專機，免失自己身價；但也不願失禮，有失大員風度。尤其站在歡迎長龍龍頭地位，自己貿然離隊就有破壞歡迎陣容之嫌。為了顧全大體，仍在原地未動。當二阿下機時，僅由李專員一人趨前迎接

。俟二阿由李專員陪同，來到歡迎長龍龍頭時，堯氏首先以同教見面禮，道了一聲「沙拉木」，同時伸出右手準備跟二阿握手。詎料二阿在盛大歡迎場面中，眾目睽睽下，對堯氏竟不屑一顧，既未停步握手，也未道聲回教見面禮，昂首闊步，目無餘子，大搖大擺向前走去。因為二阿如此傲慢無禮，引起堯氏的不滿，想乘機離去。事被李專員察覺，當即拉他並肩同行，同時勸道：「請堯委員到貴賓室吃一些回教點心好了！」在李專員來說，相忍為安送走了事。在堯氏來說，為顧及李專員邀請的面子，又想及自己總是多長幾歲，對少年人的失禮，仍以大度包容，乃滿臉苦笑，跟在李專員身後，走進機場貴賓室。

因為二阿一下飛機，就與堯氏搞得愉快，進入貴賓室後，也就各霸一方，互不理會。

就在此短暫吃茶點休息期間，突有哈密第四鄉自衛隊的一位隊員，手持維文報告，遞向阿哈買提江。阿某略作注視，為了保持副主席的身份，就將維文報告轉身交給副秘書長阿巴索夫處理。阿巴索夫看畢報告後，臉帶怒色，向併肩而坐的李專員與白縣長追問說：「你們地方政府為何要收繳第四鄉自衛隊的槍彈？」

就在此時，機場擴音器大聲宣佈：「兩架專機油量加足，即時起飛，敬請搭機人員從速登機，以便起飛！」

在機場貴賓室休息的貴賓們，仍由阿哈買提江領頭走出，阿巴索夫跟李朗星專員隨後跟出，其次是新舊二位縣長，再次才是堯樂博士委員與其二公子堯道宏伯克。筆者殿後，作安全維

護。

阿巴索夫爲了解決繳槍事件，乃乘登機短暫時間，邊走邊向李專員跟白縣長追問：「你們哈密地方政府收繳第四鄉自衛隊槍械一事，是奉張治中主席的命令，抑係中央政府的命令？」

「我們誰的命令也沒受到，是跟堯中委（國民黨中央委員）商酌辦理的。」李明星專員一面回答，一面轉身指著緊跟身後的堯老。

阿巴索夫一聽哈密地方政府收繳第四鄉槍械一事，又是堯樂博士出的主意，大不以為然。一位無官無職的仕紳，居然指揮專員與縣長行事，這樣的行爲，將省政府置於何地？於是就大聲責斥說：

「沒有省政府的命令，誰也不能任意收繳民槍？一個中委算老幾？竟干涉起地方行政，成何體統？我們走後，你們地方政府要將民槍迅速發還爲是！」

堯樂博士對二阿抵哈密後，其目中無人，處處失禮，事事蠻橫的態度，早已憋足了一肚子悶氣。原想相忍爲安，送他倆了事，不意就在送二阿走向飛機的短暫路途中，聽到李、阿的對話，不僅曲解他維護地方治安的好意，尤對中央委員大加污辱與輕視。前此釀在胸中的悶氣，經阿巴索夫出語不當的發酵，一下子由悶氣變成怒氣，猶如火山爆發，不可收拾，當即趨前兩步，追上阿巴索夫，先用右手食指，指著阿某的鼻子，繼用左手掌猛向自身胸脯一拍，同時厲聲大罵：「你這個三歲的娃娃，兩個半搗亂份子，跑到哈密想唬誰？我姓堯的可不吃你這一套！想叫姓堯的怕

你，你在作夢！只要堯某人活一天，你們休想在新疆任意胡爲……」。

指著鼻子面斥共黨

這時走在前三步的阿哈買提江，原在郭振中督察長導引下，走向各機關首長U字形的地方，打算作短暫訓話，過一下副主席的官廳，突聞堯樂博士在他身後作獅子吼，指名罵他，當即轉向直奔飛機而去，連頭也未回，就竄上飛機。至於阿巴索夫，被堯樂博士指著鼻子，走一步罵一聲，臉色嚇得青一陣白一陣，也未敢再吭一聲，像個鬪敗的公雞，垂着尾巴，直追阿哈買提江之後，三步當兩步的登上飛機。機上管理人員眼看場面尷尬，爲了息事，乃迅將機梯拉起，關上機門，起飛而去。

這時堯氏正立在各機關首長面前，原是U字隊形，迅速變圓圈，把他包圍起來，一面發出熱烈的掌聲，讚揚堯氏英勇行爲！一面同聲歡呼：「罵得好！罵得痛快！您老給新疆各族同胞出了多時不平之氣……」

堯老這時怒容頓失，並展顏回稱：「對付共產黨徒，你用拳頭，他們才知天高地厚，若用禮貌，他們就目中無人。這些搗亂份子，今後決不敢再來哈密地區搗風搗雨。你們大家今後可以過太平的日子了！」

民國三十六年，新疆全省十區的行政督察專員也由民選產生。堯氏以全票當選爲哈密區的專員，從此哈密區敷縣，在堯氏治理下，成爲新疆的世外桃源。直到民國三十九年春，整個大陸淪陷

，而哈密地方始終安謐如恆，這都是堯氏維護地方之功。

制憲國大一段秘辛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張治中以新疆制憲國大代表身份，再乘專機趕赴南京開會，在路經哈密時，因鑑於前三天演過鬧劇，不再通知各機關來迎送，只悄悄電知堯氏一人同機趕飛南京而去了。

阿哈買提江等人，此次由迪化遠赴南京出席制憲國大會議時，原奉有史達林的密令，要配合中共代表大鬧會場，務使大會，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最後鬧個不歡而散，一無所成。不意十一月十五日，中共拒派代表出席大會，而阿哈買提江等幾個搗亂份子，在數千人偌大會場中孤掌難鳴。且因堯氏也以新籍黨方制憲代表身份參加了制憲大會，不僅人緣甚佳，且活潑異常，好多省市代表一遇堯氏，不是點頭寒暄，就是握手問好。而阿哈買提江等則被冷落在一旁，無人理會。二阿身臨其會，目睹實情，自忖不是堯氏的對手，因而在大會期間，只得偃旗息鼓，不敢囂張。制憲大會也就順利通過憲法草案，達成制憲任務。其中堯樂博士與會之功甚大。但此一秘辛，迄今不僅國人得知者甚少，即新籍人士知者亦不多；僅蔣總裁及中央黨部幾位較高級的人員，如陳果夫、陳立夫，才知此中詳情。

西北王想遙控新疆

此次制憲國代，雖然完成制憲任務，但因中

共杯葛，未派代表參加，在憲政整體上來說，仍有漏洞，不甚完整。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爲了彌補此一漏洞，乃將跟共產黨談判甚有經驗的張治中留在南京，好隨時隨地跟周恩來進行談判；也好展開戰後建國工作。張治中奉命留京後，深知跟共產黨談判，猶如跑馬拉松，不知何年何月才有結果。

他爲保持其「西北王」的既得權位，就得在蘭州與迪化兩地安排得力大員，坐鎮指揮，才能放心。首先拉攏的人物就是當時的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

張治中深知陶峙岳出身保定軍校前期生，在西北服役軍旅十年，給黃埔一期生胡宗南將軍，當了十年部屬，心懷不滿，積怨很深，若能將其提升爲西北軍政長官部副長官，就可脫離胡宗南的指揮節制。陶峙岳在心懷感激情形下，就可成爲自己的鐵心豆瓣了。將其調往蘭州去坐鎮指揮，西北大局就無問題；然後再將時任長官部參謀長宋希濂將軍，升任爲新疆警備總司令，坐鎮迪化，新疆大局即可安然無事。此外再加上身爲軍政雙重秘書長劉孟純，從中協助陶、宋二上將，西北大局就可掌握在手。這是民國卅六年初，張治中留京期間，對掌握西北大局所作的如意安排。

至於阿哈買提江的南京之行，毫無所得，成爲鐵羽之鳥。他深知南京不是他用武之地，爲免受史達林的責罰，就得早日返回迪化，製造事端，來丑表功，好將功折罪；因此在制憲大會閉幕翌日，就要求大會派機將新疆代表送回迪化。

遊行血案共黨滋事

阿哈買提江等人於民國三十六年元月，返回迪化以後，一因張治中留京未返；二因漢、滿、蒙、錫（泊）、索（倫）各族居民，正要過農曆春節，他認爲是製造第二個伊犁事件的大好機會。乃於二月十九日，開始發動東青黨員，及收買好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

（孜別克）、歸（化）及三塔（塔塔爾、塔吉克、塔蘭其）等族數百人，組成請願遊行隊伍。先向長官部及省政府請願，繼在大街上遊行，高舉「國軍離新」的標幟，大喊「漢人出境」的口號，大模大樣，在迪化城郊橫行攪擾了一週，仍不停止。這時負責全省治安的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將軍眼看苗頭不對，若不即時制止，非將省城鬧得天翻地覆不可。若下令軍警出面制止，又恐背上妨礙團結，壓制民意的罪名，那他就吃不了兜兜着走了，事後一定會受到張長官治中的不滿與指責，因而未便明令軍警出面制止。但在當時蠻橫的遊行，搞得省城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大有大禍來臨之勢，又非設法制止不可。最後乃想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的辦法，也發動一向擁護政府的漢、滿、蒙、回、錫、索、維（吾爾）等族文化會，也分別組成請願隊，高舉張主席所標榜的「和平、統一、團結、建設」八個大字的紅布標語，也向長官部與省政府請願，並在省城大街上遊行，加以對抗。在二月廿四日以前，雙方的遊行，軍警都未出面干涉，也就平安過去。時至廿五日，當漢、滿、回聯合遊行隊伍，行到省政府

大門口前，適阿哈買提江進府上班，覺得此一遊行隊伍很刺眼，不是味道。在他的腦海裏，張治中不在烏魯木齊（迪化），他就是全新疆最高行政長官。於今漢、回、蒙、滿各族當着他的面來遊行示威，何能忍受下去。當即指令省府維族門崗開槍射擊，加以制止。即使這個衛兵射擊技術不佳，向上千人的遊行隊伍開槍，所射出的子彈，碰也碰上幾個人。結果省立迪化高中的一位漢族學生，不幸被槍彈擊中頭部，當即橫屍街頭，演成血案。羣情頓時非常激憤，竟衝入省政府跟阿哈買提江理論。

俄會供應叛亂武器

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將軍一看事態嚴重，乃下令城防司令羅恕人與市警局長劉漢東，儘速派出軍警實施戒嚴。首先將遊行隊驅散，繼之指令各族文化會不得再舉行遊行之事，如有故違者，當以軍法從事。阿哈買提江蓄意在迪化製造事件之事，就因打死一名漢族學生而夭折。在宋希濂將軍來說，他又救平了一件暴亂事件；在阿哈買提江來說，此次迪化遊行事件，僅是他牛刀小試，唆使東青黨員在省城街頭橫行一週，當地軍警均不敢出面干涉，尤且打死漢族學生，竟也白白犧牲。軍警當局都不敢向他討血債，如此這般，他當然成了勝利者。即時據情向俄酋史達林去丑表功，聲言他在迪化區已掌握十萬「東青黨員」，只要發給他十萬人的武器彈藥，在省城附近再製造第二次伊犁事件，保證可以成功。

史達林唯恐新疆不亂，只要有人願意造亂，他

都樂於助成，當即回電應允如數發給。唯一顧慮者，新疆現在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俄國人不能大模大樣任意運送武器，必須另施詭計，才能如願。這時他的腦筋一動，就想及一九四三年，中蘇曾有一項貿易協定，蘇俄售給中國一批運輸飛機，已在蘭州交機，所獲的代價，是換取中國上百萬噸的錫砂。雙方言明，運砂責任，從湘贛產地至星星峽，由中國車輛負責。由星星峽至俄境，由俄國車輛負責。此中原因，蓋因新疆省當時正由盛世才主政，尚在蘇俄勢力範圍內，史達林深恐中國運砂車入境，可能引起盛世才內附情事。就此僅讓中國車輛將錫砂運至新疆東大門星星峽集存起來。於今棄置了四年，已與中國無關，完全是俄國的損失。史達林的野心很大，想要凌駕美國，急需這批錫砂來製造太空武器，乃下令駐迪化總領事館，向新省當局要求，由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份開始，派三百輛大卡車，將貯存在星星峽上百萬噸的錫砂，在五月底前全部運回俄國。車輛過境時，應以外交優待條例，不得覈檢，免誤行程。當蘇俄駐迪化總領事館外交特派公署轉到省政府時，適張治中因「二二五慘案」趕返迪化，一見此文眉頭稍開。他認為蘇俄政府要運錫砂，新疆在此三個月內，就不會再生亂事，當即批准。為了蘇俄運砂車輛安全計，並下令哈密區警局再延長半年至六月底再裁撤。筆者當時辦理區警局撤銷事宜，正留在省城請示，奉令以後，只好再返哈密。

蘇俄是個極權國家，史達林話出事行，果於三十六年三月十日派出特製雙底大卡車三百輛，

進入新疆境內。為了因應宿站問題，將三百輛大卡車分成十個分隊，每隊三十輛，逐日循行於迪(化)塔(城)與迪(化)哈(密)公路上，去時運砂，來時運械，將槍枝彈藥藏於雙底車中，運入新疆境內。而我方檢查人員，一因事前已奉長官部的命令，對蘇俄運砂車輛，不得停車檢查；二因檢查人員虛應公事，放眼望空是空車後，也就放行。就此俄國三百輛大卡車，在三個月內，如期將貯存於星星峽的百萬噸錫砂全部運清；同時也將武裝十萬人的武器彈藥，藏在底車中順利運到迪化蘇領館，以及沿途各縣的「東青黨員」手裏，就此種下六月六日迪化與吐魯番、鄯善、托克遜三縣同時暴亂的根源。

回教將軍被逼離職

民國三十六年迪化發生的「二二五事件」，不僅是北疆伊偽份子猖獗所致，也是南疆親俄份子得以抬頭的鼓舞。本來南疆居民深悉伊犁「革命」，並非新疆之福，因西北疆烽火連天時，南疆均未響應，安謐如恆。但自聯合省政府組成，即時起用親蘇份子，阿不都克里木買合蘇木出任了喀什區專員後，政情大變，首先將好戰份子「東青黨員」引入南疆，隨時隨地製造風波。繼之公開攻擊國軍，妄指軍人干政，有破壞團結和平之嫌，高舉「國軍離新」的標語，在喀什街頭遊行示威，搞得風風雨雨。

南疆一詞，是指天山南路而言，在地理上包括喀什、莎車、和闐、阿克蘇及焉耆五個行政區、三十五縣市、三個設治局。人口約三百萬，佔

全省人口三分之一。面積有東北九省大。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向有糧倉之稱。礦產紡織如玉石和闊織毯，都很出名，水果亦應有盡有，若無戰力介入，當地居民都豐衣足食，過著世外桃源的生活。即使民國卅三年至卅四年間，北疆烽火連天一年多，而南疆仍然安謐如恆，沒有一點風波。

南疆得能安謐如恆的另一原因，跟國軍四十二軍楊德亮軍長有關。蓋因楊軍長是位回教將軍，每到一地，就去當地各清真寺參加大小禮拜，藉機接近教民，如探知教民們有困難時，即時施予援手，加以解決。再加四十二軍軍紀嚴謹，絕不擾民，因此軍行所至，軍民打成一片。例如該軍駐節阿克蘇時，修築築堤大興水利，農民春耕秋收時，軍隊都協耕助收。居民受到軍隊的好處，難以數計，因而楊德亮將軍被當地居民稱為「班定遠第二，左文襄重生」。聲譽鵲起，佳名遠播。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將軍，為了安定整個南疆，乃調升楊將軍出任南疆警備總司令，坐鎮喀什。楊將軍仍採取軍愛民的政策，先由他本人及回教軍官到當地清真寺作禮拜，繼之以軍隊的人力與財力，助民解決困難，未幾軍民又打成一片。就在此時，親蘇份子阿不都克里木買合蘇木，被改組後的省政府任命為喀什專員，阿某為了向史達林丑表功，自上任以來就接二連三發動暴亂事件，均為四十二軍所救平。阿某在敗陣之餘，只好採取惡人先告狀的毒計，竟向長官部與省政府指控楊德亮將軍軍人干政，有破壞團結與和平，不宜駐節喀什，希速調走。這就是南疆變亂的原

委。

民國三十六年元月初，制憲國大會議閉幕後，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爲了應付中共杯葛談判，乃將三去延安的張治中留京待命。不意時至二月下旬，突聞迪化又發生「二二五」慘案，蔣主席唯恐事態擴大，乃命張治中返新處理。而張治中也怕新疆再起變亂，影響其「西北王」的權位，急欲返回西北。旋於三月四日乘專機返迪化，下機以後，就令宋總司令取消迪化戒嚴令，以示和平。翌日再下令迪化市政府公祭死難同學，使入土爲安，再由省政府撥出一筆撫卹費給死難同學家長，此一慘案就此了案。

就在此時，蘇俄駐迪化總領事館申請轉運貯存星星峽鎢砂公文到達省政府，張治中認爲是好兆頭，起碼在蘇俄轉運鎢砂幾個月過程中，北疆

地方不會再有暴亂事件，當即批准。而蘇俄是極權國家，說運就運，在批准公文到後三天，即從三月十日，自俄境開進三百輛大卡車，按日分隊，開始運砂，北疆地方就此平靜無波了三個月。

國軍將領遭張奚落

張治中乃將注意力貫注於南疆，來處理阿什專員阿不都克里木買合蘇木控告南疆警備總司令楊德亮將軍，及阿克蘇專員阿不都艾則孜控告阿克蘇區警備司令侯聲將軍，以軍人身份來干涉行政事宜。張治中一因自出任省主席以來，尙未到過南疆；二爲便於瞭解控案真象，乃決定親往南疆一行。乃於四月十六日上午九時，由迪化乘專機起程，同行者有新疆監察使麥斯武德、副主席阿哈買提江、民政廳長王曾善、迪化市長屈武、

外交特派員劉澤榮，以及省委艾沙伯克等十餘人。至機場送行者，有副主席鮑爾漢、省府正副秘書長劉孟純與阿巴索夫等要員。飛行三小時於中午飛抵阿克蘇機場，歡迎場面非常盛大，除駐軍派儀隊外，還有全區十縣縣長、省縣參議員、各機關首長及中小學生約一千人。

張治中被迎到專署，於午飯後就召集全區縣長、議會議長，以及各文化會的理事長舉行聯席會議，聽取各方報告；所獲實情，指責駐軍者少，讚揚國軍者多，竟使二阿（阿副主席與阿專員）臉紅脖子粗，所呈控狀變成虛言。翌日（十七日），全體省方大員都去帕什塔什河參觀修渠及防洪工程。軍方人力與車輛佈滿工程各地，營帳形成市集，可知軍方貢獻之大。麥斯武德監察使目睹實情當面向張治中說：「耳聞不如目睹，謠傳之言不可信矣！」

張治中停留阿克蘇的第三天，竟以長官身份去視察駐軍，其他人員均不便隨行，僅他一人前往。經侯聲師長陪同巡營地，返回客室以後，就當面責罵侯聲師長說：「軍人當以衛國保土爲責，於今你竟干涉起行政來，不要以爲掌握住十位縣長（阿區轄十縣），就算是你的功績，其實是哈巴狗捉老鼠而已！如在政治上失敗，我來負責，你何必多管閑事呢？」

侯師長駐守阿城多年，軍譽卓著，全民讚譽。於今受了張治中的臭罵以後，就心灰意冷，不願再在新疆服務，就此向坐鎮西京的胡宗南將軍，電請調職，胡宗南將軍接電後乃將其調離新疆；這是侯聲將軍離新的原委。（未完待續）

詠 哈 雷 彗 星

蔣 治 平

(一)
遨遊天外萬千里，七十六年來一回。橫掃天空放異采，遠離地面落塵埃。蘊含奧秘無人曉，顯示光源有客猜。宇宙暫時一過客，橢圓軌道任徘徊。

(二)
舉世爭看天外景，此身何幸在蓬萊。前番光照喜開國，今日重來必去災。美景光華稀世見，銀河璀璨定時開。未知故里今何夕，望斷天涯觀哈雷。

註
(一) 彗星運轉軌道多呈雙曲線或拋物線狀，故彗星在出現一次後就無法回歸；而哈雷彗星係循橢圓形軌道運轉，平均七十六年造訪地球一次。
(二) 哈雷彗星前次出現在一九一〇年，翌年中華民國誕生。